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一　起上章執徐盡著雍困敦凡九年

孝元皇帝下

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　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濟子禮翻　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諡法大慮行方曰考　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　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罷鹽鐵官博士弟子毋置員事見上卷初元五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復方目翻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繇古徭字通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　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名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譖堪猛事見上卷元年稽音啟因下詔稱堪猛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為光

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筦尚書師古曰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按帝紀及百官表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此蓋言顯與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陳順五人皆典領尚書事雖未置定員實亦五人也堪希得見見賢遍翻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翻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按貢禹傳定漢宗廟迭毀之禮未及施行而卒其後韋玄成等毀廟之議又不純用禹說觀其奏言天子七廟孝惠孝景親盡宜毀蓋以悼考廟足為七廟也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惠帝尊高帝廟為太

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宣帝復尊武帝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春秋之義王不祭於下土諸侯故以為不應古禮天子是其議秋七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衛思后戾太子母也戾后卽史良娣也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諸陵分屬三輔師古曰先是諸陵總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服虔曰元帝所置陵也未有名故曰初詔勿置縣邑及徙郡國民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 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秋潁川水流殺人民 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 大獵 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用韋玄成等之議也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皇孝惠廟皆親盡宜毀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好呼到翻見賢遍翻 人人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外戚傳曰元帝加昭儀之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

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濟子禮翻逾於皇后太子昭儀位次皇后今寵逾之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疏所據翻條陳也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葢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覆敷又翻然而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爭

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更工衡翻下同上復扶又翻又也下復扶目翻反也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樂音洛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于導制揚功導先帝之法制揚先帝之功烈也以定羣下之心詩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衡守詩學此必詩傳之言傳直戀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

足治直之翻師古曰彊勉也音其兩翻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少詩沼翻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斷丁亂翻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師古曰湛讀曰沉忘巫放翻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比毗至翻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以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師古曰關雎美后妃

之德而為國風之首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冠古玩翻下同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下同長知兩翻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先悉薦翻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適讀曰嫡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探吐南翻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疏讀曰疎當

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初武帝既塞宣房（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二年塞悉則翻下同）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館陶縣屬魏郡河水自北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勃海章武縣入海過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郡行千五百里師古曰屯音大門翻而隨氏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復扶又翻）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於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據溝洫志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師古曰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按唐

博州高唐縣漢靈縣地鳴犢河在縣西宋白曰魏州夏津縣本漢靈縣地漢初為鄃縣故城在今德州西南五十里天寶元年改為夏津縣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隕石于梁據五行志隕石于梁國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冬河間王元坐賊殺不辜廢遷房陵元河間獻王德之來孫也罷孝文太后寢祠園孝文太后薄氏葬霸陵之南上幸虎圈鬬獸圈求阮翻下同後宮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上時掌翻左右貴人傅倢伃等皆驚走傅倢伃即傅昭儀蓋後進號也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倢伃音接予

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坐祖卧翻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馬傅倢伃慙由是與馮倢伃有隙為後傅太后誣殺中山馮太后張本馮倢伃左將軍奉世之女也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考異曰荀紀興作譽今從漢書　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風俗通云鄭武公子段封於京其後氏焉姓譜云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為氏又左傳云虞虢焦滑皆姬姓也董正

工曰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為京氏洪氏隸釋云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國師譙贛傳道與京君房此碑以譙贛為焦左傳楚師伐陳陳取焦更注謂焦今譙縣若是則焦譙可以通用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梁國名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各主一日六十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更工衡翻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說讀曰悅數所各翻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師古

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化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末世以毀譽取人譽音余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合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名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武帝置十三州刺史各部一州故曰部刺史復扶又翻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

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間宴時而入見天子見賢遍翻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治直吏翻下同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師古曰卒終也音子恤翻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

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甞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卒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豎刁注見十八卷武帝元光五年趙高事見秦紀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以龜卜所以驗吉凶以幽厲卜所以驗治亂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靁

古雷字春秋所記隱十一年桓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道言也師古曰與讀曰歟　考異曰故資政殿學士邵亢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　房曰令十二字令取之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

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冣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師古曰圖謀也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言已曉此意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皆大雅抑詩之辭也鄭氏箋曰言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告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導之熟不可啟覺也藐藐然不

入也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諄之純翻又之閏翻藐美角翻爾雅云悶也 孝元之謂矣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上時掌翻爲于偽翻塞悉則翻遠于願翻 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師古曰立議云師古曰欲出之令遠去然也 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治直之翻 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歲竟歲終也傳知戀翻下同 天子許焉房自

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數所角翻）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離力智翻）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言蒙帝哀憐而許之）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原父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京房易傳曰蒙如塵雲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厥異蒙大臣厭小臣茲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晉書天文志曰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復扶又翻下同）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據孟康注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上大夫覆陽益

以是從之師古曰覆掩蔽也音敷救翻

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絶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以辛巳蒙氣占已卯庚辰二日也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鳳陽平侯王禁之子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法者房占從之法著之于書者也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中竹仲翻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

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小忠謂以諫殺身而無益於國大忠謂諫行言聽而身與國同休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姓譜正姓宋上卿正考父之後）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陝縣屬弘農郡周召二伯東西分治以陝為界即此地也陝音式冉翻）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

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願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翻）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言人君雖安其邪說而不之覺天氣必爲之變而失其常）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

行 淮陽憲王欽宣帝張倢伃之子帝弟也下遐稼翻行下孟翻 多從王求金錢欲為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 師古曰所與天子言者皆具説之為于偽翻妻七細翻 博因記房所説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 師古曰草謂為文之槀草也論語孔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 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 淮陽國在關東 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 治直吏翻詿古賣翻 皆下獄棄市 考異曰元紀及荀紀京房死皆在此年末按房傳二月末上封事去月餘徵下獄百官表八月癸亥匡衡為御史大夫房死必不在歲末也紀不知月日故繫之歲末耳 妻子徙邊鄭

弘坐與房善免為庶人免御史大夫也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數所角翻下同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時丞相韋玄成言雲暴虐無狀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顯以此奏咸漏泄省中語高帝三年改廢丘為槐里屬右扶風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重直龍翻重足累足也累足而立故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姓譜牢姓孔子弟子琴牢之後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

若若長貌音力追翻 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間音工莧翻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使疏吏翻將命曰使諸官諸官府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翻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

軀稱快萬衆稱音尺孚翻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猶當也任音壬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宫埽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數所角翻勞力到翻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遺于季翻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訾讀與貲同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事見上卷初元二年恐天下學士訕已也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翻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

譖望之矣薦貢禹事當在譖殺京房陷陳咸之前故以初守發語顯之設變詐以自觧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悦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論語孔子告顔淵之言遠于顔翻下同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絶之隔塞其源塞悉則翻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論語孔子答季康子之言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

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核與覈同謂精確得其實也行下孟翻故衆正積于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八月癸亥以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鄭弘坐京房免以衡代之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此昭帝上官后也冬十一月齊楚地震此指齊楚古國之大界大雨雪樹折屋壞雨于具翻折而設翻

三年夏六月甲辰扶陽共侯韋玄成薨共音恭秋七月

匡衡為丞相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　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師古曰言延壽及湯本充西域之使故先言使而後序其官職及姓名使疏吏翻共誅斬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郅支嘗破殺閏振攻破呼韓邪又殺伊利目屢破烏孫兵故乘勝氣而驕也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康居王以女妻郅支事見上卷初元五年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都賴郅支水名余謂都賴水在康居國郅支城旁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

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之物遺弋季翻不敢不予予讀曰與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殺谷吉見上卷初元五年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慮沈持林翻多策畧喜奇功師古曰喜音許吏翻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種章勇翻西域本屬匈奴武帝雖通西域匈奴猶役屬之至宣帝時朝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咸屬漢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聞音問侵

陵烏孫大宛宛於元翻常為康居畫計欲降伏之為于偽翻降戶江翻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平妙翻又匹妙翻悍胡幹翻又下罕翻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好呼到翻數所角翻畜許六翻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即屯田車師者毆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率之令隨從也毆與驅同下同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載子亥翻延壽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此時已稱天子為國家非至東

都始然也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將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與讀曰豫即猶豫也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耶師古曰沮止也壞也音材汝翻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劾戶槩翻自劾自奏其矯制之罪也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別彼列翻分也按湯傳益置陽威合騎白虎之校併副校尉戊校尉巳校尉為六校校戶教翻其三校從

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温宿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闐音填）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産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翻）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畧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勿抄掠也）間呼其貴人屠墨見

之師古曰間謂容呼也間古莧翻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既與之飲又與之盟也

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復扶又翻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朝直遥翻見賢遍翻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當此時甘延壽止為西域都護以將兵故稱將軍至光武時遂以賈復為都護將軍復之都護葢護諸將

也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數所角翻

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為于偽翻下同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又輕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翻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離力智翻止營傅陳師古曰傅讀曰敷布也陳讀曰陣下同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幟昌志翻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被皮義翻

下同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翻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射而亦翻下同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薄伯各翻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塹即塹字音尺豔翻塞悉則翻鹵楯為前戟弩為後楯食尹翻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重直龍翻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孔穎達曰薪樵也大樵曰薪詩曰析

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是大故用斧也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内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言郅支自計無所往而可也郅支已出復還復扶又翻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被皮義翻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中竹仲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中人木城中人也師古曰呼音火故翻下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和胡

臥翻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余謂乘駕也乘火起之勢而駕之也鉦鼓聲動地征音征鐃也其狀似鈴杜佑曰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周禮以金鐲節鼓近代有大銅疊懸而擊之以節鼓曰鉦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推吐雷翻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師古曰大內單于之內室也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漢制軍行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為軍候而假丞也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

畀得者 師古曰畀與也各以與所得人音必寐翻 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 閼氏音支於焉翻 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降戸江翻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王領兵共圍郅支單于者也予讀曰與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 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翻余謂混為一者合四海之內同稟命於一人天下之治出於一也 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

不能臣也大夏西域國名在大宛西南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陳讀曰陣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稾街蠻夷邸間晉灼曰稾街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稾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容館也又曰蠻夷邸若今鴻臚館崔浩以為稾當為橐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縣讀曰懸下同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禮記月令孟春掩骼埋胔注云謂死氣逆生氣也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

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是也骼音工容翻胔音才賜翻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游謂宴游學謂講學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及薨太子前弔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是時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護監護也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

感損謂哀感而神氣為之耗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見賢遍翻下同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翻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　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藍田縣屬京兆水經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過霸陵縣西北流注於渭孟康曰安陵岸惠帝陵旁涇水岸也

五年春三月赦天下　夏六月庚申復戾園　壬申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時上寢疾久不平以為祖

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國廟遂廢云永光四年罷園廟是歲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濟子禮翻匈奴呼韓邪單于鬬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喜者以郅支既誅而已無後患也懼者以漢威彊懼復得罪而滅亡如郅支上書願入朝見朝直遥翻也

竟寧元年應劭曰呼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師古曰據如應説竟讀為境古之用字境竟實同但詔云長無兵革之事竟者終極之言言永永安寧也既無兵革中外安寧豈止境上若依本字而讀義更弘通也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壻帝以後宫良家子王嬙

字昭君賜單于嬙音牆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燉徒門翻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下遐稼翻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被皮義翻下同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冒如字又莫北翻治直之翻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

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音人羊翻）建塞徼起亭隧（徼吉弔翻境也小路也循察也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抄寇也音遂）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所謂大磧也少詩沼翻下同）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長知兩翻）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被皮義翻覆敷又翻）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

已罷外城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省亭隧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復扶又翻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毛晃曰必定辭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關梁設於水陸要會之處因山陿而設塞以譏陸行者為關或立石或架木或維舟絕水以譏舟行者為梁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為于偽翻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

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背蒲妹翻令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欺侮也易音弋豉翻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樂音洛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黠下八翻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自武帝起塞時至此時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

逺不可勝計治直之翻下同勝音升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壹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以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横故言一切繇古徭字通十年之外百歲之内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皆讀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䇿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

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鄉讀曰嚮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專壹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為于偽翻下同故使嘉曉單于毛晃曰曉開諭也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語牛倨翻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事見二十七卷

宣帝甘露元年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余謂此言其矜晝計定匈奴之功耳非力也常欵欵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内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内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歸單于庭也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于漢得以安寧單于神

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使疏吏翻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為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皇太子冠冠古玩翻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馮昭儀即馮倢伃進號昭儀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脩敕宜侍幄帷師古曰逡音千旬翻敕整也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見賢遍翻逡

請間言事上聞逡遂言顯專權大怒罷逡遂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臚陵如翻）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選第者選其有行能者而第第其高下之次也）而野王行能第一（行下孟翻）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翻當音毗寐翻）

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

大鴻臚野王是也亡古無字通心辯善辭言心辯於是非而善於詞令辯別也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使疏吏翻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以詔褒之次第不用五鹿充宗而用張譚何也帝亦知充宗為石顯之黨也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師古曰名讀曰邵治直吏翻行下孟翻好呼到翻癸卯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永光五年毀惠園建昭元年罷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孝昭太后孝武帝鉤弋趙倢伃也葬雲陽甘泉宮南）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妻七細翻）延壽不取及破郅支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惡烏路翻）皆不與延壽等（師古曰與猶許也）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余謂不法者以外國財物闌入邊關也）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移書所過道上郡縣也）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勞來到翻）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當勞來而收繫是於事理為反也逆迎也）是為

郅支報讐也為于偽翻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出酒食以過軍漢制縣有蠻夷曰道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復扶又翻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徼古堯翻又一遥翻難乃旦翻帝内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久之不决故宗正劉向上疏曰帝初即位劉向為宗正免官久矣故曰故宗正向本名更生至是改名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閔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

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意之所向為指師古曰攬總持之也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郅支城木城再重并土城為三重重直龍翻搴歙侯之旗師古曰搴拔也音騫歙許及翻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縣讀曰懸揚威昆山之西昆山指言崑崙山也埽谷吉之恥谷吉為郅支所殺見上卷初元五年立昭明之功昭明謂顯功也萬夷慴服師古曰慴恐也音之涉翻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鄉讀曰嚮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馳而來也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載子亥翻建萬世

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為于偽翻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言車徒既衆且盛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顯明也允信也獫音虛檢翻狁音庾準翻嘽音他丹翻焞音土回翻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為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

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葢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玁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安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其軀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吏也非所以厲有功勸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

而為之諱師古曰尊周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世子于首止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甞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覆數救翻為于偽翻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四年師古曰靡散也音靡僅少也復償也音扶目翻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

粮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師古曰百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鄭吉迎自來之日逐事見二十六卷宣帝神爵二年猶且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復敷又翻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數所角翻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者不禁止令得出入也縣讀曰懸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

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絶域非真單于帝取安遠矦鄭吉故事封千戸衡顯復爭（復扶又翻下同）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為義成矦（地理志沛郡有義成矦國）賜湯爵關内矦食邑各三百户加賜黄金百斤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事見二十五卷宣帝元康元年）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録欽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荀悦論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録前事可也春秋之義

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春秋公羊傳文公十六年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昭五年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穀梁之義畧同惡烏路翻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為于僞翻

初太子少好經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寛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晉灼曰幸酒好酒也師古曰樂燕樂若論語稱孔子云損者三樂樂驕樂樂逸遊樂燕樂損矣燕樂

燕私之樂也上樂讀如本字又音五孝翻下樂音來各翻上不以為能而山陽王康有才菀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為嗣上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孟康曰留意於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師古曰鞞本騎上之鼓音步迷翻檻軒闌版也隤下也擿投也隤音頽擿音持益翻一曰擿磓也音丁力翻磓音丁回翻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晉說是中竹仲翻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數所角翻下同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師古

曰敏速疾也温厚也温故厚蓄故事也何晏曰温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余謂何說是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鼙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二人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黄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笑聞丹言而嘿然已而笑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見賢遍翻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事見十六卷景帝前六年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長知兩翻下同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

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龍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讀曰嫡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為臣子仲馮曰臣子當屬下句不當斷之余以下文大意觀之顏說為是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為于偽翻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

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劣弱也太子兩王幼少兩王山陽王康信都王興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三年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馬也余謂安何也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納者納其言也師古曰寖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師古曰道讀曰導噓音虛唏音許既翻太子由是遂定為嗣而右將軍光祿大夫王商中書令石顯

亦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臣瓚曰帝年二十七即位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應劭曰外祖金敞也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籕所作大篆語牛倨翻鼓瑟琴吹洞簫如淳曰簫之無底者也杜佑曰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三八師古曰應荀二説皆是也度音大洛翻被音皮義翻分刌節度窮極幼眇蘇林曰刌度也知曲之終始節

度也韋昭曰刌切也謂能分切句絶為之節制也師古曰韋說是也刌音千本翻紉眇讀曰要妙少而好儒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師古曰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迭互而為丞相也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師古曰為文義所牽制故不斷決斷丁亂翻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温雅有古之風烈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終也卒子恤翻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

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六月已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宣帝卬成王皇后也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得權自此始　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大赦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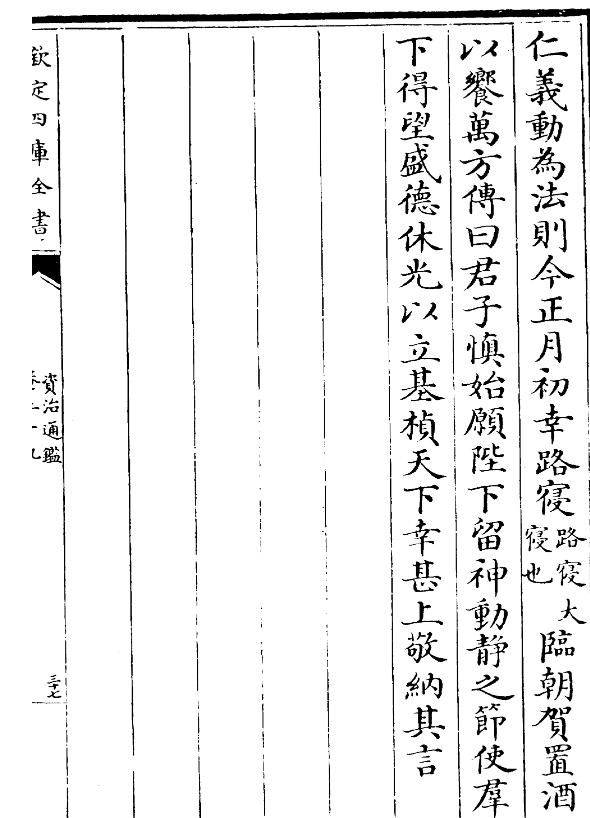
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絶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　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曽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願

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復扶又

詩云煢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煢煢憂貌也疚病也煢與惸同渠營翻

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葢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

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近其靳翻遠于願翻技渠綺翻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翻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翻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行下孟翻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事事皆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師古曰饗宴饗也說讀曰悅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



仁義動爲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路寢大寢也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静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三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二 起屠維赤奮若盡著雍閹茂凡十年

孝成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驁字太孫驁之字曰俊應劭曰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悼考廟災 宣帝尊史皇孫曰悼考 石顯遷長信中太僕 百官表長信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 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 顯嬖於元帝帝崩為失倚自中書令樞機之官遷太后宮官為離權離力智翻於

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顯故濟南人師古曰懣音悶諸所交結以顯為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菟音塗守式又翻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姓譜伊姓出於伊尹司隸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知顯等顓權擅埶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去年七月大赦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

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衡封樂安侯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立故河間王元弟上郡庫令良為河間王元廢事見上卷

元帝建昭元年如淳曰漢北邊郡庫官兵器之所藏故置令有星孛于營室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孛蒲內翻赦天下

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恩澤侯表安成侯食邑於汝南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黄霧四塞元命包曰陰陽亂為霧爾雅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釋名曰霧冒也氣蒙冒地之物也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塞悉則翻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曽有也故天為見異師古曰見顯示也為于偽翻見賢遍翻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御史中丞東海薛宣上疏

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師古曰凝謂不通也陰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翻與讀曰豫豫干也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

過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量音良）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及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郎到翻來郎代翻余謂來讀如字亦通）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否皮鄙翻）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也毛氏曰餱食也鄭氏曰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上之人乎乾音干餱音侯）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

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應劭曰案京房易傳云君弱如婦為陰所乘則兩月出見暪遍翻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匡衡奏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甘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甘泉河東之祠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於長安定南北郊上從之及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衡又言甘泉泰畤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非古於是悉罷之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秦作畤於雍以祠上帝有白青黄赤帝之

祠至漢高帝立北時祠黑帝而五時具有司進祠上不親往至文帝時始幸雍郊見五時陳寶者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上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皆鳴以應之祠以一牢名曰陳寶衡以為不應禮皆奏罷之雍於用翻時音止皆從匡衡之請也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並赦之余按帝紀二縣長安及長陵也及中都官耐罪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耏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耏當音而如氏之說則音乃代翻其義亦兩通耏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也音所廉翻又先廉翻而功臣表宣曲侯通耏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減天下賦

錢筭四十孟康曰本筭百二十今减四十為八十　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　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丙午立皇后許氏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故選嘉女以配太子　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好呼到翻聞音問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此大將軍之軍中武庫令也欽傳軍下更有軍字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古之約以

判令之奢也說輸內翻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凡弟之女則謂之姪已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復扶又翻塞悉則翻故后妃有貞淑之行行下孟翻下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女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

莧翻適讀曰嫡下亦同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晉獻公嬖驪姬驪姬欲立其子譖世子申生獻公信之申生雉經而死被皮義翻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行下孟翻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世法也技渠綺翻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少詩照翻小弁之作可為寒心詩小雅也張晏曰小弁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爲太子宜臼而立伯服也臣瓚曰

小弁之詩太子之傅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愍周室之大壞也弁音盤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數所角翻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夏大旱　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長知兩翻下同閼於乾翻氏音支下同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余翻下且麋胥同車昌遮翻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少詩照翻下同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

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絶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復扶又翻下同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鬬師古曰創音初亮翻艾讀曰乂且莫車年少少詩照翻下同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師古曰舍謂棄置也舍讀曰捨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

閼氏計立雕陶莫皐辛子怚翮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皐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累力追翻賢曰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谷音鹿蠡盧奚翮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　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

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犇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音人九翻躪音藺老弱號呼號戶高翻呼火故翻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上時掌翻下同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偽也治直吏翻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翻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

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數所角翻而鳳大慙自恨失言為王鳳排斥王商張本上欲專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漢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賜位特進者在凡列侯之上位亦次三公朝直遥翻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禄大夫尹忠為御史大夫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續漢志太常丞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漢舊儀曰丞舉廟中非法者皆以為後宫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

之咎此蓋指許后及班倢伃也　越巂山崩　丁丑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衡本封臨淮郡僮縣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陌為界後誤封平陵陌為界多四百頃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疋以上

四年春正月癸卯隕石于亳四隕于肥累二漢書五行志亳作亳孟康曰亳肥累皆縣名故屬真定師古曰亳音工老翻累音力追翻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至帝乃罷其官師古曰漢舊儀

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　三月甲申以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為丞相　夏上悉名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　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柄用言任用之授以權也　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葷粥冒頓之患葷許云翻師古曰粥音弋六翻太史公曰唐虞以上有葷粥孟子曰太王事獯粥冒頓為患見高惠呂后紀　南無趙佗呂嘉之難趙佗見高惠呂后孝文紀呂嘉見孝武紀難乃旦翻　三垂晏然靡有兵

革之警諸矦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埶吳楚梁見孝景紀燕見孝昭紀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余據詩崧高云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是則申伯乃宣王之舅永正以之況王鳳也洞洞屬屬師古曰洞洞敬肅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音之欲翻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侯莽通安陽侯上官桀博陸侯霍禹也余按莽通即馬通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後元元年安陽侯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元年霍禹事見二十五卷宣帝地節四年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

之譖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晻與暗同又音一感翻譖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余謂舍置也讀曰捨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依也重失天心師古曰重音直用翻不可之大者也師古曰此則為大不可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觧偏駁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周普也湛持林翻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覆敷又翻施式智翻更工衡翻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甞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甞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而言也然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同

是建始四年中事余謂此時鳳蓋已納張美人於後宮故永為之言若王章指言鳳過則在陽朔初也

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鄭玄曰女史女奴曉書者使令給役後宮無爵秩者也師古曰直當也令音力成翻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之憂慍師古曰釋散也慍於問翻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元翻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禄大夫夏四月雨雪雨于具翻

秋桃李實　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師古曰金隄者河隄之名今在滑州界　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據溝洫志逡言清河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為界先悉薦翻逡七倫翻土壤輕脆易傷易以豉翻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師古曰闊稀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屯氏河塞見上卷元帝永光五年塞悉則翻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髙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師古曰雨止曰霽音子詣翻又音才詣翻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夏禹疏九河孔安國曰河水分九道在兖州界爾雅曰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

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屯氏河新絶未久其處易浚師古曰浚謂治導之令其深也浚音峻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殺音所介翻減也可復浚以助大河復扶又翻泄暴水備非常不豫脩治治直之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下遐稼翻師古曰白白於天子也行下更翻以為方用度不足師古曰言國家少財役也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兖豫及平原千乘濟南乘繩證翻濟子禮翻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

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壞音怪敗補邁翻）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畧疏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姓譜非姓也秦非子之後）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師古曰令其調發均平錢穀遭水之郡使存給也調音徒釣翻）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船五百㮴（師古曰一船為一㮴音先勞翻其字從木）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壬戌以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　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蘇林曰傰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詔發兵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

大將軍鳳說輸芮翻以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武帝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京兆曰京輔都尉馮翊曰左輔都尉扶風曰右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後拜為京兆尹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武帝置北軍八校尉射聲其一也秩二千石掌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復扶又翻以吏二千石奉使湯為西域副校尉秩比二千石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先悉薦翻而盜所收康居財物

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 言外域之事漢朝務存寬大必不考覆也 雖在赦前 言其事在竟寧元年七月赦前也 不宜處位 處昌呂翻 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 下遐稼翻 太中大夫谷永 按是年夏谷永方擢為光祿大夫河平二年議受伊邪莫演降永猶為光祿大夫此書太中大夫谷永據陳湯傳也 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 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為于偽翻仄古側翻 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

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陘音刑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景帝以郅都爲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敢近鴈門魏尚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四年鄉讀曰嚮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鼙駢迷翻將即亮翻帥所類翻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漢元謂漢初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

致之大辟辟毗亦翻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
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事見周赧王紀今湯
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服虔曰喋音蹀屣履之
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翻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薦功祖廟告
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
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
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間書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
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棄為埋馬也敝蓋弗棄為埋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

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施式智翻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待庸臣者待湯也卒猶終也卒子恤翻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難乃旦翻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城郭謂西域城郭諸國也燉音屯徒門翻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見賢遍翻中竹仲翻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詔

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刄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此言憑城而守者主人之半可以敵客之倍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歴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度徒洛翻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謂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

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對曰已觧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觧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觧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决於湯續漢志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二人秩六百石職參謀議

河平元年以河決隄塞輒平改元春杜欽薦犍為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犍居言翻塞悉則翻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長直亮翻盛時征翻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為光禄大夫秩中

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孝惠七年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食今四月己亥晦而日食故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孝昭元年七月己亥晦日食故曰日同孝昭二帝尋皆晏駕而無嗣）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見賢遍翻）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且芬也）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

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劉向曰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遺于季翻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書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繩約也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故事以特

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一牲曰特三牲備為一牢平恩戴侯許廣漢后父嘉紹其封於后為祖樂成敬侯許延壽后父嘉所自出也嘉繼大宗延壽於后為叔祖今當率如故事謂將復以特牛祠也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甫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復扶又翻下同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牙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過罪過也言何足以為罪也蓋矯枉者過直古

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鮮音先踐翻）審皇后欲從其奢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

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師古曰以謙約為先垂則列妾使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給事中平陵平當上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事見上卷元帝竟寧元年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翻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絶無辜豈不哀哉由從

也羅謂設禁網而民無所逃罪也天絶亡辜謂亡罪而陷於刑辟死於非命至於短折也夭於紹翻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易以豉翻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塞猶當也塞悉則翻匈奴單于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朝直遥翻考異曰匈奴傳河平元年單于遣莫演朝正月下云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據此則是莫演以元年至漢朝二年正月也而荀紀繫于元年正月之下恐誤漢紀又以莫演為黄渾今從漢書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朝罷遣歸也自言欲降降戶江翻下同即不

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下遐議稼翻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數所角翻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于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絶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

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疏與疎同）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間居莧翻）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諼詐辭也音許遠翻又許元翻）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史言永欽能得匈奴之情）夏四月楚國雨雹（雨于具翻）大如釜　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

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髙平侯悉澤侯表平阿侯食邑於沛成都侯食邑於山陽紅陽侯食邑於南陽曲陽侯食邑於九江高平侯食邑於臨淮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為河內苟賓妻據太后傳母李以妬去更嫁更工衡翻生子參太后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蚡扶粉翻師古曰比例也音頻寐翻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

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虢州湖城縣取其名地理志湖縣屬京兆公乘以爵為姓乘繩證翻上書

訟尊治京兆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將所

不及此將謂郡將也治直之翻將即亮翻雖拜為真尊自行尹事為真未有殊絶

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

無承用詔書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

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翻一曰慆慢也原

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素與尊有私

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為此議也傳讀曰

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據尊傅輔故為尊書佐嘗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頬兄子閎拔刀欲刭之以故深怨欲傷害尊浸潤加誣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己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首音式救翻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賊謂傰宗等解國家之憂功著職脩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王制大司寇聽獄於棘木之下棘者欲其赤心而留意于三刺也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仲馮曰共

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靖言庸違象恭滔天是也被皮義翻共音恭無所陳寃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師古曰期年也期音基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論語所載答樊遲之言惡烏路翻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答子張之言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下戸嫁翻行下孟翻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靜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翻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

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觀古玩翻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坐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任保也漢法選舉而其人不稱者與同罪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師古曰懲創也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別彼列翻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徐州部琅邪東海臨淮等郡及楚廣陵等國復扶又翻下同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地理志夜郎鉤町漏臥三縣皆屬牂柯郡鉤町音劬挺師古曰俞音踰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牂柯音臧哥議者以為道

逺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射而亦翻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說輸芮翻易以豉翻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師古曰選耎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究翻耎音人兖翻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勝音升下同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也逺臧溫暑毒草之地臧古藏字通雖有孫吴將賁育士

師古曰孫孫武吳吳起賁孟賁育夏育也將即亮翻賁音奔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亡讀曰無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量音良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守式又翻下同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調徒釣翻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復扶又翻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墮音火規翻毀也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

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斷丁管翻下同被皮義翻於是鳳薦金城司馬臨卭陳立為牂柯太守漢列郡守尉之下有長史司馬地理志臨卭縣屬蜀郡卭音渠容翻立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行下孟翻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翻按地理志夜郎縣王莽改曰同亭蓋因亭以名縣也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按西南夷傳夷人椎結耕田有邑聚各有君長立數責因斷頭數所具翻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為民除害為于偽翻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降戶江翻鉤

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勞力到翻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將即亮翻翁指據阸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饟道饟與餉同音息亮翻縱反間以誘其衆間居莧翻誘音酉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音七喻翻立怒叱戲下令格之戲讀曰麾都尉復還戰立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

考異曰西夷傳但云河平中而胡旦漢春秋云在此年十一月未知何據也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囂宣帝子於帝爲叔父二月乙亥詔以囂素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勳爲廣戚侯廣戚侯國屬沛郡行下孟翻丙戌犍爲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犍居言翻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師古曰言中以別外藝文志曰武帝建藏書之策劉歆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百官表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武帝所置八校

尉之一也任音壬校尉之校戶教翻條並居效翻太史令尹咸校數術百官表太史令屬太常師古曰數術占卜之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侍醫屬太醫令在天子左右者也師古曰方技醫藥之書也技音渠綺翻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已終也竟也師古曰撮摠取也音千括翻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傳讀曰附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

起此論也為于偽翻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扶又翻下同濟子禮翻乘繩證翻壞音怪敗補邁翻　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百官表曰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　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孟康曰乘馬姓也師古曰乘音食證翻　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又律說戍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復留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治水不復戍邊也師古曰如孟二說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

皆得凡繇戍六月也著謂著簿籍也治直之翻賈讀曰價著音竹助翻繇讀曰徭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赦天下徙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如淳曰連昏者昏家之姻親也肜音以中翻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肜奏果寢不下下遐稼翻下同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頻陽縣屬左馮翊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疑商教使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

隷句斷下遐嫁翻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復扶又翻有司奏請名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治直之翻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宣帝之母黨微矣　上之為太子也受論語於蓮勺張禹蓮勺音輦酌及即位賜爵關内侯拜為諸吏光禄

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數所角翻下同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為丞相封安昌侯恩澤侯表安昌侯食邑於汝南 庚戌楚孝王囂薨 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罽賓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罽音計數剽殺漢使數所角翻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翻久之漢使者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其王王曰烏頭勞即立數殺漢使者也立陰末赴為罽賓王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

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相失相失意也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其絶域不録放其使者於縣度（縣度在烏秅國西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縣古懸字通師古曰懸繩而度也烏秅鄭氏音鷃拏師古曰烏音一加翻秅音直加翻急言之聲如鷃拏耳非正音也）絶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謝罪（復扶又翻下同）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說輸芮翻卒子恤翻）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絶遠兵不至

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愜音苦頰翻為壤之為于偽翻比毗寐翻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絶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賈音古下同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為于偽翻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

國四五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十里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更音工衡翻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分而持之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飤下同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黠下八翻擁彊漢之節餧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師古曰匄亦乞也音工大翻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嘔一口翻吐土故翻畜許救翻下同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

逕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陿與狹同師古曰峥嶸深險之貌峥音仕耕翻嶸音宏余謂峥嶸山峻貌行者騎步相持騎奇寄翻繩索相引索昔各翻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靡散也音縻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勝音升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兖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余謂此言禹迹也周職方九州有幽并無徐梁又分為九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賈音古難乃旦翻罷敝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

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於是鳯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賈音古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陽朔元年應劭曰時陰盛陽微故改元曰陽朔欲陽氣之蘇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朔始也以山陽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三月赦天下徙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下遐稼翻時大將軍鳯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禄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

百官表中常侍加官得出入禁中葢此時以士人為之東都始純用宦者名取衣冠臨當拜

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謂曉開諭也上曰此小事何

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

乃止劉向忠於漢室予歆附從王莽得無由此邪爵賞之柄不自上出則貪爵禄苟富貴之人視其柄所在而趨之矣語斗㨿翻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㨿埶官

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

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

說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周公狼跋而東其懼可知矣吐握以下士其謙可知矣穰侯范雎事見周紀武安

戾田蚡事見武帝紀閒居莧翻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疾定陶共王來朝共讀曰恭下同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怨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師古曰它謂晏駕也且不復相見復扶又翻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定陶邸也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

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故詭違也天見戒見賢遍翻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決與訣同别也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章以選為京兆鳳所舉也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見賢遍翻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應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近其靳翻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

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專政者也（為于偽翻）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朝直遥翻）天子曽不壹舉手鳳不内省責（省悉井翻）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推吐雷翻遠于願翻）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商宣帝舅王武之子）内行篤（行下孟翻）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

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卒子恤翻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今俗猶謂妾為小妻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婦人將生子及月辰出就他館任讀曰姙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他姓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已出謂已出嫁也近其靳翻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

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師古曰微無也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為于偽翻下同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數所角翻方倚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見賢遍翻師古曰辟讀曰闢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元后傳曰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余據後云音以從舅用事則顏注

良是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語牛倨翻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為于偽翻御進也上少而親倚鳳少詩照翻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彊其兩翻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出為上郡太守欲令在朝阿附諸侯朝直遥翻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下遐稼翻廷尉致其大逆罪致文致也以為比上夷狄欲絶繼嗣之端

背畔天子背蒲妹翻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合音蛤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翻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亡讀曰無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予讀曰與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

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去謂赦之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去也假謂假託法律以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任音壬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寃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復扶又翻下同說輸芮翻塞悉則翻爭讀曰諍

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之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　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從才用翻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杜欽之罪浮於谷永以其與王鳳計議為之文過也　是歲陳留太守薛宣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

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時人雖以宣言為然實未必然也

二年春三月大赦天下　御史大夫張忠卒　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師古曰言為其家寮屬者皆得大官五矦羣弟爭為奢侈按元后傳王鳳兄弟八人鳳崇以與元后同母先矦譚商立根逢時同日矦世謂之五矦旻乃五矦之兄早死不矦五矦無羣弟疑羣字當作兄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遺于季翻好呼到翻施式豉翻

予讀曰與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三主宣元成）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見賢遍翻）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操千高翻）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孔

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漢制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中常侍皆銀璫左貂金附蟬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內為汙私之行而外則寄託治公之道也斷丁亂翻行下孟翻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余按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未央宮東故曰東宮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

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比毗至翻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譽音余忤五故翻為于偽翻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遠于願翻朝直遥翻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燕蓋事見昭帝紀師古曰以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數所角翻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氏事見呂后紀霍氏事見宣帝紀師古曰呂霍二家皆坐專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言伏於微而著於象也見賢遍翻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三年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王氏本齊南東平陵人武帝時繡衣御史王賀既免官乃徙居魏郡元城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臿地中康曰臿則洽切余按字書測洽之臿從千從臼與今臿字不同漢書作根垂地中意臿即臿字也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

降爲皁隸師古曰皁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也縱不爲身爲于僞翻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平昌侯王無故宣帝舅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近其靳翻黜遠外戚毋授以政師古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翻皆罷令就弟弟與第同漢書率作弟孟康曰第宅也有甲乙次第也亦作弟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

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田氏簒齊六卿分晉言漢亦將有此禍也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復扶又翻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秋關東大水 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 是歲徙信都王興為中山王

資治通鑑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